



● 德國一名標槍選手模擬在東京國立競技場內進行訓練。路透社

● 彩虹大橋附近的奧運燈飾裝置。路透社

● 教練在室內指導運動員。路透社

# 官員壓力爆煲 東京都知事過勞入院

東京奧運倒數一個月之際，作為其中一位主要籌辦官員的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，22日下午突然因為過勞入院，需要休養至周末，其間公務改由副知事多羅尾光睦代理。

小池22日上午曾到東京都政府辦公大樓上班，下午出席討論加速新冠疫苗接種的會議，據報當時小池曾向與會人士表示自己發不出聲，並就此致歉。她22日晚原定到電視節目任嘉賓，結果因為身體不適取消。東京都政府沒有詳細說明小池身體出了什麼毛病，只說她是過勞，日媒則引述消息人士稱，小池22日下午已經入院。

事實上，日本為了在疫情下舉辦奧運，令不少負責官員面臨巨大心理壓力，尤其是日本奧委會會計部部長森谷清月初跳軌身亡，更令這個問題受到關注。日本奧委會理事山口香指出，日本公眾反對舉辦奧運的呼聲仍然高漲，官員和工作人員深知他們正在籌辦一個「不受欢迎」的奧運，加上因疫情實施的防疫措施將會增加他們的工作量，進一步影響他們的心理健康。

山口香指出，所有奧運官員和工作人員正忙於籌備，他們的努力原應獲得公眾認可和欣賞，但很多日本人卻不理解甚至反對，「奧運原是促進和平的活動，但屆奧運卻在製造分裂，人們不會真心享受賽事。」

## 疫下東奧 TOKYO2020

因新冠疫情而延期一年舉行的2020年東京奧運，還有約一個月便正式揭幕，從討論應否取消舉辦，以至是否允許觀眾入場等，今屆奧運籌備過程充滿種種未知數。對於為奧運備戰5年的運動員而言，即使奧運終於可以舉行，但只要賽事一日未結束，疫情的陰霾始終揮之不去，他們不但要處處小心防疫，還要在選手村過着幾乎與世隔絕的生活，無法出外散心解賽事帶來的壓力，部分代表團擔心運動員疫下心理健康受影響，特別安排心理醫生隨團。

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文祐

### 倒數一個月

# 疫下參戰東奧 運動員壓力狂飆

## 病毒十面埋伏 過隔絕生活難紓解



● 小池曾向與會人士表示自己發不出聲。網上圖片

## 日社會討論兩極化 運動員被迫表態

東京奧運在疫情下舉行，激起民間反對聲音，甚至在甚少出現示威的日本街頭，亦見到民眾遊行、反對賽事繼續舉行的場景。不過對於為賽事準備多年的選手，或支持選手的一般民眾而言，當然亦有人期望賽事可繼續下去，可是在一片反對聲音中表達相反意見，同樣構成壓力。

### 惹怒麻煩 民眾匿名受訪

英國廣播公司 (BBC) 記者大井真理子便提到，曾有日本民眾在社交媒體上向她表示支持奧運舉行，但紛紛要求匿名，擔心表態會為自己及身邊人造成麻煩，其中一人形容，他猶記得1984年時在電視觀看洛杉磯奧運的情景，見到柔道選手山下泰裕戴着金牌、日本國旗在中間升起的場面，自己驕傲到落淚；他很想看到運動員參賽，因此想奧運繼續舉行。

運動員亦被迫表態反對賽事，或被要求退出賽事，如游泳選手池江璃花子確診白血病仍成功取得參賽資格，「奇跡復出」故事引起日本網民迴響，近期卻不斷被要求表態反對東奧，她只能在網上回應，指明白網民的反對聲音，但將此責任放在運動員身上，亦令人感到痛苦；體壇選手中村知春4月時亦坦言，即使自己想賽事繼續，也不能公開表態，因為那只是「運動員的自私」。

關注日本資訊傳播的新聞工作者佐佐木俊尚分析，日本教育着重死背而非討論，令社會討論往往不容忍灰色地帶。此外日本人思想過度完美主義，不容許任何風險出現，同樣無助於社會討論。



● 示威者要求取消東奧。路透社

## 被轟凌駕防疫 會場賣酒叫停

東京奧運21日決定開放觀眾入場觀賽，並因與酒商簽約，打算容許在會場內出售酒精飲品，消息一出立即遭到朝野各界批評，東京奧組委22日宣布撤回有關決定。

東京因應新冠疫情，限制食肆賣酒的時段與方式，但奧組委21日公布開放觀眾入場時，卻透露打算向觀眾出售酒精飲品，原因是東京奧運與啤酒大廠簽署贊助合約，需要平衡防疫與贊助商的權利。

有關決定引起餐飲業界不滿，在東京新橋經營串燒店的老闆說，他在緊急狀態期間遵守政府的呼籲，提

為防範東奧演變成「超級播疫活動」，參與賽事的運動員均需要減少接觸，避免到訪比賽場館、訓練中心及奧運村以外地點，即使身在奧運村內，亦被要求盡量縮減用餐時間，選手的家人亦無法同行。此類防疫措施勢必對運動員心理健康構成影響，日本大學運動心理學教授種嶋尚志解釋，選手們會覺得孤獨，並需要他人表示同情、明白及支持，來紓緩孤獨感。

### 每日檢測 憂陽性拖累全隊

美國史丹福大學去年曾經進行調查，發現約1/5美國職業選手曾表示，因心理健康問題、缺乏動力和受疫情影響，感到難以參與訓練；日本國立精神醫學研究中心去年進行的民調亦發現，日本體壇頂級聯賽選手中，亦有32.3%曾經歷焦慮及抑鬱，7.6%人表示曾有輕生念頭。

日本奧委會理事山口香亦承認，疫下舉行賽事會對運動員心理構成壓力，例如日本政府要求運動員每日接受病毒檢測，一方面當局未必有能力做到每日提供檢測，另一方面這個要求亦會令運動員每日提心吊膽，擔心自己可能會因此無法出賽，甚至影響全團成員。山口香亦提到，日本不

少民眾都反對在疫下舉辦奧運，連累運動員受針對，「要運動員參與一場大部分人不支持的賽事，我實在為他們感到抱歉」。

### 心理醫生隨團 監測睡眠質素

東京奧運村內將設有提供心理輔導的診所，不過部分代表團亦決定採取額外措施，來維持選手心理狀態。英國奧委會過往只會派曾受心理治療訓練的醫生隨團，今屆則索性專門派一隊心理健康專家，委員會發言人解釋，選手及隨團人員的心理健康，是確保所有人都能參與奧運的重要層面。澳洲壘球隊則特別推出一款應用程式，來監測隊員狀態，隊員會為自己的睡眠質素評分，以此來觀察他們的心理狀況。

不過部分代表團則連派出專家亦有困難，因為東京奧委會因應防疫，將非運動員的代表團成員總人數上限，從18萬人縮減至7.8萬人。印度奧委會秘書長梅達便表示，除參賽運動員外，當局現時已無法再於代表團名單中加入。泰國代表團領隊他納亦說，扣除運動員後，代表團赴日名額只剩3個，只夠派出兩名軍醫和一名助手，唯有透過視像電話，讓成員在遇上心理健康問題時，諮詢身在曼谷的心理醫生。

## 完成隔離仍受限 澳健兒：只盼順利舉行

各地奧運代表團陸續前往日本，其中澳洲女子壘球隊代表團早於本月初已經抵日，是最早抵達日本的代表團。在按照政府防疫安排完成隔離後，運動員現已入住奧運村，有運動員表示，雖然在疫下參加奧運需遵守嚴格防疫限制，但她們都樂意配合，只期望奧運能順利舉辦。

澳洲女子壘球隊代表團成員在赴日前已完成接種新冠疫苗，並在出境前72小時內和入境後接受病毒檢測，但抵達後仍需在酒店接受隔離。隔離期間運動員不能隨意離開酒店，只能在指定時間外出訓練和參加熱身賽，並需由巴士接送，以及遵從當地的社交距離措施和口罩令。雖然運動員在完成隔離後，可獲准外出訓練，但他們的行動範圍仍然受到嚴格限制。

34歲的沃里克是代表團成員之一，她在2000年觀看澳洲悉尼奧運後，便一直憧憬自己也能站在奧運的賽場，她2008年時曾作為候補隊員參加奧運，今年或將迎來真正出戰機會。沃里克表示，雖然這次奧運與以往很不一樣，外出和活動都受到防疫規定限制，但她和隊員都願意遵守，並理解當局的安排，「這次機會很難得，只要能順利舉行，便是對我們而言最好的消息。」



● 澳洲女子壘球隊代表團進行訓練。法新社